

你的 Gmail 儲存空間已用盡

第一次收到容量用盡的提醒是去年十一月底。

當時懶得整理，拖拖拉拉、又陸陸續續接到十多封，朋友最近遇到同樣的事，但她已完全收不到任何郵件，甚至差點漏掉考試通知，只能由我代為轉達。為避免自己落得如此下場，我總算打開電腦版網頁，左下角顯示如今已用盡 15GB 配額中的 15.03GB，看見數字時略感荒謬：原來超過空間也能繼續收信嗎？朋友到底超出多少才會連信都收不到？

我找出最新一次警告，按下「刪除檔案以釋出空間」；下滑到大型項目，目光最終定格在「大型相片和影片」——我那連花白的頭髮也不復存在的外公，就坐在那裡。

外公年底離世，享壽九十有二，聽說在睡夢中走得安詳，我自然不在場，那時和期末考週撞得徹底，原本不打算回去；但週五下午收到表姊的訊息，我幾乎連滾帶爬坐上公車，坐上高鐵，坐上媽媽開了二十年的嫁妝。我們試圖交談，喉間似乎被刺哽住，一開口便流血，血淹進心臟，淹過唇齒，淹出眼眶。我們痛得無法言語，死寂得和臨近春節的世界格格不入，紅色燈籠沿路高掛、直到將轉進外公家的巷口前。媽媽只能緩慢地駛入黑暗中，再轉彎，路過花園、大門兩側疊起的高高的罐頭塔。埕裡已搭好靈堂，我隨媽媽下車，被交代要跪爬進去。這是我去見外公的兩百公里的最後一段路。漫長的，寒冷的，嚴酷的，手掌和膝蓋摩擦過水泥地，我感覺全身都在發抖，直到媽媽將我拉起，頭暈目眩間手上被塞了一炷香。外公的遺照就在面前，灰色柔軟的髮，齊整的西裝，笑起來眯成一條線的雙眼。

那是我們總說，非常帥氣的外公。

點開「查看並清理」。上方是近年的影片，但我不記得有在雲端上傳過這些。想來大概是家裡的電腦登了我的帳號，對電子產品不甚熟悉的兩老糊裡糊塗就將檔案存入了也說不定。

影片中外公身穿白色吊嘎，領口鬆垮，部分袒露的胸前一片粗糙褐斑，捲起的褲管下赤裸著腳，在我看來和他不大相稱的打扮，他是整潔的人，稍微保有當年還是附近一帶仕紳的形象，常穿硬挺襯衫，戴黑框眼鏡，氣質溫雅。媽媽常說，以前到家裡來玩的同學以為他是哪間大學的教授。那是我記憶中的外公，我的，我們的，遙遠而深刻。

他正和表哥交代拜拜要準備牲禮和果子，聲音偶有卡頓，話裡有痰。我看著聽著，外公變成另一個人，手是枯骨，輪椅取代雙腿，無法感知到痛而放任傷口變得血肉模糊，反覆進出醫院的頻率比以前高得多，我忘記他是什麼時候，又為了什麼而剃光頭髮；那是於我而言陌生的樣貌，他的靈魂正在離開我。

然後，有一天，他不記得我。

我們丟失了彼此的面容。

外公過世後，禮儀社說要做追思影片。各方親戚拼拼湊湊，我也翻起我的相簿，才發現幾張存在媽媽手機的合照莫名匯入我的手機。照片左下角標有年月日，我當時剛滿兩歲，穿著移動不便的厚重外套，頭上還戴著一頂黃色毛帽，看起來像隻小雞，外公伸手想牽住我，沒牽到，只是對著我笑。外婆站在有些遠的後方看著我們，她笑的時候總咧開嘴來，很浮誇的，可愛的人，看見她也會跟著笑起來。我不停地來回檢視，我認得我自己，我認得三合院，我認得我愛的人。

我當然，也認得我愛的人也愛我的模樣。

歸功於父母晚婚，我是他們最後一個孫子，和同輩親戚間差八到三十歲不等。他們長大後多向外出走，一年回鄉下的次數小於三次。而我出生起沒離開過這裡，假日偶爾和媽媽回娘家，近二十年回去的時長排不上前三也有前五，說起來，我該和外公外婆相對親近。但是，但是，我吝於，或說恥於說愛，隱

晦或明目張膽，我皆不願意，自始至終同照片裡那個埋頭向前的小孩。我只遠遠地，在鏡頭以外的地方，也擁有他們愛我的眼神。

媽媽和阿姨守靈二十一天，醒著便摺蓮花，抄心經，招呼前來弔祭的親友。躺的客廳木椅，夜不能寐，連回家開電腦找照片的時間也沒有。這張合照自然沒被放進影片中，只存於我的手機，這是秘密，關於我所愛之人。隔兩天回學校，展開期末，我惦記頭七法會，不著痕跡打聽確切時間，盤算著中午回去參加，但爸媽一口回絕，說外公也知道我忙，告別式到場就夠了——我是被理解的，所以才覺得怎麼樣都無法釋懷。

往下有外婆的獨照，和孫輩的合照，和外公的合照，一些錄影，然後是過世的小舅、大舅、鄉下家的狗，畫質低劣又色彩蒼白，像大型的停屍間，冰櫃滿滿當當，隨手能拉出一個色調怪異的過年片段，我站在外公外婆中間，兩人各牽起我一邊的手，摩挲過我的皮膚，輕拍幾下。長輩手掌內建火爐，而我常年冰冷如死人，手背佈滿一片網狀的紫色和紅斑，即使如此，也把我牽牢了，直到我手心出汗，率先掙扎，奪走他們的體溫。外婆的失智逐漸嚴重後，我們越來越常打開鏡頭，一種心知肚明的儀式。然後就只剩外公。正向思考、我還有外公，我想著今年過年這麼早，期末考完，多上一點班再回去也來得及，今年也要拍照，今年可以包紅包了，就快可以見面了，再一下下就好，等一切結束——

一切都結束了。

媽媽在告別式前一天要我公祭結束後別跟去火葬場，到底不是什麼適合闔家出遊的地方，不如和生肖沖到的，要照顧幼子而無法前往的親戚一起待在家。我知道她是為我好，而我也說不出口。我極端地希望沒有人知道我愛你。我只能說對不起啊，我不能去送你了，我真的，很不孝。是我的錯。

我那樣心懷歉意，清晨四點搭車回去。曾經過三次這個時間的這個路段，無一例外，幾乎沒有人車，窗外被濃稠的、黏膩的焦油覆蓋。四周沒有一點生息，我們準確奔向死亡，靈堂鋪上紅色地毯、蓋白金色布幔，走道兩側擺滿蘭

花，空間敞亮。

灼痛我的雙眼。

最底下便是告別式的影片。媽媽有個習慣，會拍下靈堂佈置及出殯當天的經過，但只有旋棺一段上傳。封釘後師父讓我們排成兩排，我站的靠前，見禮儀師和最前頭的阿姨低聲交談，將外公的遺照從她手上拿起，換為招魂幡，她接著往後走，來到我面前，「妳會跟到火葬場嗎？」

外公和我離得極近，我看著他的眼睛，有些愣神，回答：「啊……不會。」

姨丈在一旁附和說，她沒有要去。於是遺照給了他。

沒幾分鐘，旋棺正式開始，白色的幡在視線中來回飄蕩。將踏出第一步前，禮儀師突然又出現在我身邊，什麼都沒說就將姨丈手上的遺照塞進我手裡。事發突然，隊伍已經開始移動，我茫然接下，雙手扶著框木，緊跟上表哥的步伐，媽媽走在他旁邊。我放輕呼吸，將自己埋入表哥的影子裡，希望她別注意到我，我擔心她要求換人。

畢竟，撇開她不希望我去不說，我好像也沒有資格捧外公的遺照。身為外孫、身為孫女、身為年紀最小的可有可無的孩子，一個連愛都不敢說出口的人，我不知道我要怎麼站在這裡。

繞棺三圈結束，我們沿路走出大門，媽媽撐傘，表哥捧斗，漫長隊伍的一側是田，封釘時下了場短暫的雨，四周蒼茫，遠處拍來像電影畫面，白色的，黃色的，藍色的頭巾隨風高高飛起，我的頭巾中途掉落，碰上回身辭客的時機，禮儀師暫時替我拿開遺照，披好頭巾，跪下，叩謝，起身時頭髮又亂了。我邊撥弄著，還沒領回外公，媽媽走來，交代我：「妳先和姊姊們回去。」

我看著她，我用我最無辜的表情看她，問她：「可是我剛剛捧遺照，還可以回去嗎？」

媽媽與我相望無語。其他人也過來圍觀，都說，我是外公指定的，是外公要我送行。我接過遺照，又跟在表哥身後，有點恃寵而驕的意味。

坐上靈車，指腹摩挲過相框邊緣。出發的時候說「阿公，要出發了」、過橋的時候說「阿公，要過橋了」、下車的時候說「阿公，要下車了」，說話的同時我總輕拍相框幾下，目的不明，我也說不清動機，或許想像你牽我的手那樣牽緊你，像你擁抱我那樣擁抱你，像你深愛我一樣深愛你。

可能我只是，想要留住你。

我一路跟著進靈骨塔。誦經，祭拜，點香。和外公一起搭電梯，搭電梯也要提醒說上樓了。進塔位，風水師手上拿著羅盤，我們在外面站了一陣子，等時辰到，將裝著外公的、那個小小的骨灰罈安入櫃子內，我們複誦風水師那句「阿公，欲入厝啊」。罈上有他的照片，鑲進只有我大拇指和食指圈起大小的橢圓框中，放入狹隘的「家」，外觀和所有鄰居都別無二致，那不是我們的三合院——我突然意識到，那不是我的外公。

叩。

你聽，連關上門的聲音都不真切。

外公一定，不在那裡。

我這樣篤信著，總覺得，我沒有爬完那條水泥路，我沒有見到外公，我沒有走出那個十二月。從靈骨塔返家的路上出大太陽，那樣晴朗的，雲也很少的天，我看了很久，直到從空蕩的埕裡拍去，真的什麼也沒有。於是我緩慢在畫面中央敲出：冬天結束了。

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沒有離開你。

我們的，春天沒有到來。

我的 儲存空間已用盡。